

创作与唤醒

——写在第一期“文艺小方桌”之短篇小说《沧海残阳》创作分享会后

■本报记者 陈思盈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由中共漯河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策划，并委托知名剧作家、漯河日报社原副刊编辑余飞老师创作的50余万字长篇小说《沧海残阳》于近日正式出版。7月中旬，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开辟专栏，每周一期对该小说进行连载。连载以来，社会反响不错。10月17日，市委台办在陈星聚纪念馆举行了《沧海残阳》一书的首发式。

2018年10月19日晚，余飞老师带着他的新书，做客第一期“文艺小方桌”有空来坐坐”活动现场，进行创作分享。无论是在戏剧、剧本创作方面，还是在小说、散文、诗歌等的创作方面，余飞老师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和用心坚持，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且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漯河有很多的文化资源、文化素材等着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去挖掘、去创作，余飞老师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带了一个好头。这也是本期活动主题为什么取名为“创作与唤醒”的原因所在。

《沧海残阳》这本书从酝酿、创作、编校到成书，历时十年。十年里，余飞在市委台办的支持与帮助下，对有关陈星聚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并不断对其后人进行走访，每天坚持写一千字，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

余飞老师说，其实，陈星聚这个素材，他

最初不是写的小说，而是一部电视剧，后来又写成了电影和戏剧。但任何一个人、任何形式的文艺创作都有局限性，他感觉太可惜，不想把这个题材浪费，也不想把自己思考的很多东西地抛弃，就想再换一种形式把陈星聚这个人完整地、艺术地、形象地再现给读者。这就促使他调整创作方式，争取把自己的思考和对陈星聚的崇敬之情写出来，所以就重新按小说的结构精心调整语言和人物结构，加强人物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写出初稿后，又广泛征求朋友的意见，才形成了这样一个文本。

是，任何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都免不了艺术虚构创作，但要坚持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装束等细节，都必须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允许发生的，才能恰如其分，不闹笑话。

文学爱好者张伟民先生说：“人生需要选择，也要会放弃，文学创作就是余飞老师选择的适合自己的正确的人生道路。这条路上，他眼光独到、思考深邃、天赋禀异，但他又没有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著名文化学者李铁城题赠的“饮烈酒、书雄文、持侠风”是对他真豪气、真文采、真仗义的贴切诠释。余老师在快意人生中执著追求、不懈进取、佳作不断。他通过《沧海残阳》告诉我们：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相信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余老师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已经读完本书的临颖县大郭乡陈策小学教师王迪在分享地的读书体会时说：“作为临颖人，读完余飞老师的《沧海残阳》，我对临颖陈镇陈星聚这位民族英雄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读时心潮澎湃，读完感慨万千。《沧海残阳》还介绍了漯河的一些历史故事，如发生在小商河的抗金大战，名将杨再兴的故事、郾城大捷。临颖自西汉置县，小商河、台陈、固厢等地名的历史缘由，处处显示着漯河文化，有着浓郁的历史色彩。通过《沧海残阳》，这些故事不被历史湮没，让我们不忘记来自何处，不做无根之人。这本书，可以让让更多人了解漯河文化。”

从漯河走出去的知名作家凛寒老师得知本次活动后，专程乘飞机连夜从新疆赶到郑州，又转坐高铁回到漯河参加本次活动，并谈了他对余飞老师多年来的印象及对该小说的认识，也谈了谈对漯河本土文化的认识等。

当然，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总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也更需要创作者在千锤百炼下慢慢沉淀。郾城区五里岗小学教师李玲说：“在设疑造势方面，余飞老师的功夫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在语言表达上，余飞老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读完此书，我个人觉得有个别章节因语言描写不很紧凑；也希望本书再版时，能够严格校对，使作品更能彰显出品位。”

编者絮语

近年来，我市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时代号召，深扎基层，围绕漯河历史文化资源和地域特色，写漯河、画漯河，说漯河、唱漯河，创作了许多有漯河特色、漯河温度、漯河气象的文艺作品。为更好地推动文艺精品服务全市中心工作，助推“四城同建”，展现漯河精彩，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水韵沙澧读书会酝酿了一段时间后，推出了新活动“文艺小方桌 有空来坐坐”。该活动以邀请漯河本地的文艺名家来做客为主，立足本土文化，弘扬本土文化，原则上是每月一期，周五晚上举办，采用不拘一格的形式开展。全公益，全免费，欢迎广大文艺工作者常来小方桌坐坐。

■“文艺小方桌”第二期活动预告——【幸福在路上——闲话“幸福生活”】和孙幸福先生一起畅谈我们的幸福生活。活动时间、地点会提前一周预告。敬请关注，欢迎参加。咨询电话：13783095109

文艺小方桌

有空来坐坐

主办
水韵沙澧读书会

流金岁月

■朱起

我有一个秘密，藏在遥远的昨日/我有一段回忆，刻在岁月的风里/有一天我轻声将你唤起/我们在来的路上相偎相依……

在我的故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它令我着迷。我并不理解它的确切寓意，但依旧醉心于它慷慨的旋律和那份说不出的庄严魅力。

关于生命的跋涉，历史的漂流，一直都吸引着探索者的目光。沿着时间的河床，我试图追寻那些消失在历史风烟中的身影，探听岁月深处的跫音。

岁月的深处是一页白纸，老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从襁褓中启程，辗转于四季的流光，在记忆的白色上赫然洒下了人生旅途的一幕幕辛酸，任它们在记忆里风干。

我曾不止一次问过老人们有关迁徙的往事，他们日渐衰退的记忆已无法将往日复原重现。我暗下决心，要找出我们卧虎村颠沛流离的悲欢过往。

八月是个残酷的季节。连日的风吹得北湾河两岸黄沙漫天，接着下起了雨。滂沱大雨三日不休，河水沿着堤岸疯长。朱季氏把两岁的婴孩缠上自己单薄的脊背就出了门。堤上，全村老少已集结完毕。放肆的河水一次次涌向堤岸，如红了眼的牛。谁也不知道赖以立足的方舟还能维持多久，雨仍未停息。

我曾翻阅过北湾县志，上面对这次暴雨记载翔实。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个漆黑的雨夜，成了卧虎村人迁徙的起点。时隔多年，我只能靠残存的史料和老人们日渐斑驳的记忆来还原一段关于漂泊的往事。但我知道，历史不会撒谎，和历史融为一体的人更不会欺骗他们的子孙。沿着这条思路，我准备探访远去的先人。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荒诞，但我说过，先人不会欺骗他们的子孙。

探寻的足迹日渐深陷，往事也随着我的执拗从旧日时光的缝隙中缓缓升腾，终于变得清晰起来。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卧虎村男女老幼涌向河堤向着未知的方向开拓生机。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河堤上蜿蜒，如一条负伤的蛇。朱季

别样情怀

■梁克月

去年六月一次例行体检，出了一点小不正常的结果，四十岁的我决定手术。

在医生眼里，那应该是个很小的手术，于我却却是进手术室前泪眼婆娑的把支付宝密码和银行卡密码发给爱人，出了手术室抓紧爱人的手久久不肯放……经历一次手术，仿佛经历了一场生死。那段日子让我想了一些原来不曾静下心来思考过的问题，比如病痛或意外出其不意的来临时，我该怎么坦然面对；比如生命应该是三层意义，第一层起码的温饱问题，第二层怎样过得有趣，第三层怎样过得有意义——第一层我应该做到了，第三层可能是大人物才能抵达的，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生活态度和方式，让自己过得更无怨无悔，更有趣些……

于是，除了干好家务和工作外，我不再慵懒地窝在沙发上抱着平板追剧或刷淘宝，而是每天早上坚持五点半起床到小区广场跑步，几个月下来，现在可以轻松跑半个小时了。早起带动早睡，生物钟也有规律了，睡眠质量好了许多。我又报了一个瑜伽班，自己给自己规定每周至少去上三节课，不得不坚持瑜伽以

卧虎往事

氏走在队伍中间，儿子北旺趴在她背上睡的酣然，蓑衣如一间空屋，筑起遮风挡雨的温暖居室。

在山脚下长大的北旺不知道故乡是怎样一个地方。母亲说故乡是一片大平原，长满绿油油的麦子、金灿灿的油菜花，北旺似懂非懂。他不明白的还有老人们教他哼唱歌谣时眼神中闪过的火焰，幽深而又旷远。那已是一九四四年的春天，但老人们仍清晰地记得七年前的那个下午。经过漫长跋涉回到故乡的村民举目四望，看到的只是荒草离离的褐色废墟，房屋的格局已再难分辨。大水退后的狼藉让生长于斯的人们几乎认不出了故乡！卧虎村人再度踏上离乡之旅，从一去就走进了旷日持久的硝烟中，也就是从那时起卧虎村人的灵魂深处逐渐被一首歌谣所占据。

卧虎村人在异乡落户，心中洒下了思归的种子。在每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每个草长莺飞的春天，这颗种子便跌入了忧伤的土壤开出一串串殷红的花瓣。还有那首歌谣，起初北旺并不理解先辈们何以传下这样沉郁的歌曲。或许卧虎村的过往就是一片亘古不息的漂泊史，这漂泊始于何时，无人知晓。它汇入了历史庞大的流浪群体与盘根错节的往事交织出时空的帷幕，一切匆匆上演，又匆匆逝去，在后人的追寻与叹息中沉默无言。但现在他一定懂得了，跋涉伴随着生命本身，已成为一种生活状态，而他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一步步走向迟暮。一九四四年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这群漂泊者踏上了永不回头的征程，连同他们遥远的故乡，悲欢的过往一起散入了历史的风中。

作为卧虎村人的后辈，我常常会无端地想起那些遥不可及的往事。北湾河畔的卧虎村早已褪色成一个传说，那些看似离奇又疑点重重的遥远故事里，蕴藏着我们最深的记忆。虽时光流转，旧日斑驳，流淌在血液里的性格依然温热。因为这温热，卧虎村人虽散若星斗，也必将重聚一堂，虽山高水远，也定要千里相见。因为这温热，卧虎村人终将重返心中的乡关。

余生请多指教

来，我的身体柔软了，内心也柔和了许多。我现在已然很少发脾气，更多的是考虑到老公的不易。不管老公何时到家，我总准备一杯温开水等待。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离单位不远的老年大学有引进贤老师的国画班和赵连生老师的书法班，于是我总是抽空去听课。虽然零基础的我写不好，也画不好，可从老师身上看到了勤奋和毅力。在中原大讲堂·沙澧大讲坛，当我看到只有初中毕业的农民作家周桂梅老师自信快乐地分享她的写作历程，看到七十多岁的张德贞老师神采飞扬的演讲……我的心被感动着。

我必须感谢生病，让我有了从未有过的心理路程，让我发掘了自己潜在的力量和毅力，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并尝试改变自己。一场病，让我在茫然不知所措的人生路上停下来，重新衡量，然后再喜悦前行。

如果您遇到一个微信上签名是“活着，笑着，过着，走着的人”，嗯，那就是我；如果恰巧我们能成为好友，我想，我会习惯以一张抱拳的图片给您打招呼。

嗯，有缘相遇，余生，请多指教。

诗风词韵

沙澧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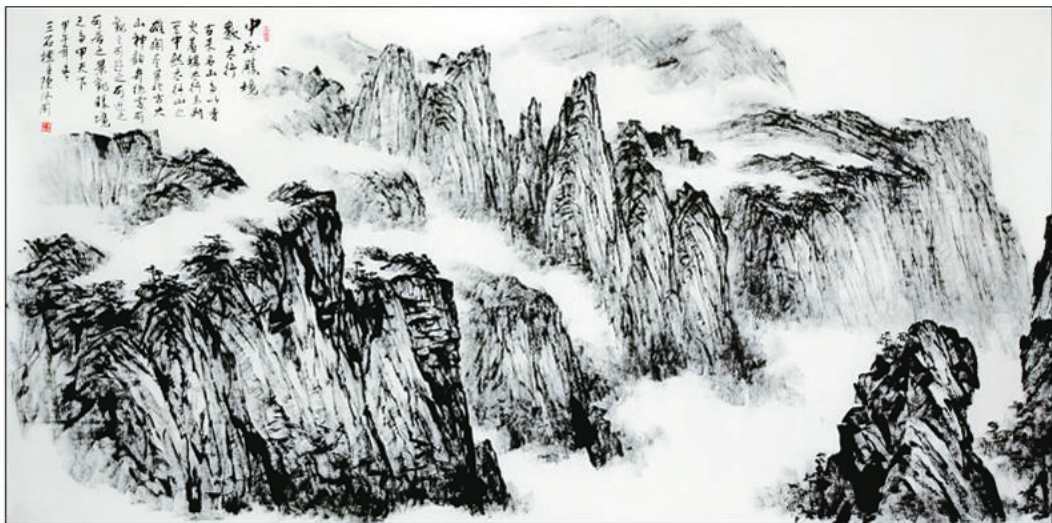
■李天亮

昨夜梦里夏景长，醒来河滨叶已黄；
人生苦短莫蹉跎，借把心情向秋阳。
举目望远三千里，藏尽红叶不染霜；
天地易老心莫老，再把日月扛肩上。

秋日田间有感

■遂君

田头浅流缓入静，山中深绿初转黄。
也似置酒桂花下，半沐秋风半沐香。



国画

陈德周 作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十五）

■余飞

大哥要回家省亲的消息传回之后，兄弟二人自然高兴，每天早起，都要带各自的家人先到老太太居住的正房来，一是问安，再就是看大哥是不是夜里已经到家。

见大哥仍然未归，星文先道：“娘，大哥也该到家了呀？怎么？”

“是呀娘，是不是又有什么事耽搁了吧？孩子们天天在考场上等，几天了，可到现在……”星珠也有些担心地问道。

老太太笑道：“娘还不急呢你们急什么？该回来的时候自然就回来了。我说老二三哪，叫你们把咱养的那头猪杀了，你们杀了没有？”

星文回道：“娘，这些事您老人家就不要操心了，两天前就杀了！”

星珠也附和道：“放心吧娘，啥都准备好了！”老太太听片刻后道：“侄哥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这次回来，咱家也算是个喜事不是？再加上他信上不是说要给福子办喜事吗？福子的爹娘死得早，他从小跟着您哥，不是亲生也算了，福子娶亲也算是他这一辈人的第一宗事，俩喜事赶到一块了，咱得好好排场排场不是？”

张氏接口道：“娘！他信上不是还说要给您老过八十大寿哩嘛，这又是一喜嘛，这回咱家的喜事可是赶一块喽！”

老太太大笑：“赶一块好！好哇！自他47那年出去，现今都55了，多少年没有这么喜庆了呀！”

众人见老太太如此高兴，便也跟着哄笑了起来，笑声溢出了这个小院，也溢向了这个平静的乡村。

下了官道，一条乡间小路从两旁的庄稼地闪出一辆驴车上，平民装束的陈星聚坐在车的前头，旁边的陈福辚辚疾驰。

村庄的轮廓出现了，渐渐，一棵大枣树出现在了他们眼前。“到家了，到家了！那不是孝台上的大枣树吗？”陈福兴奋地叫了起来。

陈星聚早已站在车上，极目远眺着前面的村

庄，两行泪水顺着面颊淌了下来，他的嘴里喃喃念叨着：“到家了，终于到家了！”

夕阳把中原乡村的田野染成了一片金黄。就在此时，佑之和秀姑在孝台上的枣树下举目眺望着村口。

秀姑回过头来问道：“哥，你说咱有啥呀？”佑之被问住了。平心而论，他也真的记不起来自己父亲的模样了；自他出生以来，仅仅见过爹两回，在他的记忆中，爹的形象是模糊的，现在让他说爹是什么模样，倒也真太难为他了，因此就有些语塞：“咱爹……你想他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秀姑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咱爹是大官，那他不是骑马回来就应该是坐轿回来。谁的爹都没咱爹厉害，是不是呀哥？”

佑之无法回答，就有些不耐烦了：“咱等他回来不就知道了嘛！”

秀姑有些失望：“人家等了几天了，咱爹咋还不回来呀……”

两个孩子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陈星聚到家已经近一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母子重逢的喜悦而立，亲人团聚的其乐融融，夫妻父子相见的天伦之乐，道不尽的别离，说不出的思念，成了这个院落里的主题；再加上当地官员、士绅和老亲故日的登门拜访，陈星聚的应酬答谢，他觉得真的跟北在衙门处理公务还要累许多。

转眼已快到中秋节了。也就是说，离老太太的八十大寿越来越近了。八月十二，是个双日子，从陈家院里溢出的欢乐覆盖了整个村庄。

陈家几天前就发出了喜帖，要为已被陈星聚收养为养子的陈福办喜事。村上的人都知道，陈福自幼父母双亡，是老太太把他从他爹娘的坟前领回家来，并指定长子陈星聚将他抚养成人后再让他归宗。那年小陈福才刚刚八岁。陈星聚道光二十九年科举后继续攻读在家，以期进京参加会议。恰在此时，距此不远的柏行岗紫云书院派人礼邀他去担任

炮燃后的纸屑散落了一地。看来喜宴已经进入了尾声，三三两两的亲戚朋友从大门里往外走着，不时有陈旺送客的声音从院内传出。

院里，家人们正在收拾着残席。

客厅里，老太太已经坐下，陈星聚和两个弟弟一起进来。在老太太的示意下，陈星聚在老太太身边坐下了。

老太太看到星文、星珠二人垂手侍立，就指着身边的凳子说：“恁弟兄俩也坐吧。”

弟兄二人这才应声坐了。

陈星聚看老太太高兴，就上前说：“娘，福子的媳妇还好吧？”

一说到孙媳妇，老太太就笑得合不拢嘴了：“好！好！跟着你跑了这么多年，这回总算成了家，也算给他早死的爹娘有个交代了！”说到这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咋不见他俩呢？”

星文忙答道：“孩子们都去给他闹房了呢，别管他们了！娘，您老人家累了两天了，好好歇歇了！”

星珠也道：“是呀娘，别累坏了身子骨儿，赶明儿咱不还得给恁之、佑之娶媳妇的嘛！”

陈星聚忙道：“他俩还小呢，让娘保重身体要紧。这么多年我不在娘的身边，多亏两位弟弟，当哥的谢过了！”说完就起身对两位弟弟躬下身去。

二人急忙躬身还礼：“大哥见外了！”老太太见他们兄弟恭敬，十分高兴，摆手止住道：“好了，星聚呀，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前些日子天天只顾忙着迎来送往，接着就是办福儿的喜事，咱娘儿们连个拉家常的空儿都没有，现在消停了，恁弟兄们可都在，来，陪娘说说吧！”

星文急忙躬身道：“是！”

（未完待续）

中共漯河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漯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特约刊登

